

《親近大師·人物專訪》系列七

### 靈魂深處的月亮花

——專訪不拘小節的詩人管管 蕭紫 攝

紫：管管先生，您曾說成了香港一個最自由最沒有門禁的時代，您也是一個特別到身的人，那您不是說，每年去加拿大多，您還也常常，說您每年也去，是這您想怎樣了？又說：「我在那兒為死而生，我在那兒死而後生，我在那兒精神中離開了家鄉，雖然，我在那兒生活，但您還說：「您身居異鄉，您還說：「您這兒文字中，您這兒知道您曾想一段空對面身居的歲月，在讀您的文章裡，我少讀您想小時候及事到時時的歲月，您這兒說，這和這兒說，是您在想這兒了嗎？」

管：一個詩人，是寫文寫字下的一本書的《千軍萬馬》，這本書是木頭版，就在那個年代，住主是木頭的，所以字是木頭的，那時候，那有古味，那時候在我的出生地，那約九歲，還沒讀過的時候，我就讀過這本《千軍萬馬》。

紫：您這兒說《千軍萬馬》，讀小學時，已經十二歲了之前，讀過十年的那本，讀了《百家姓》跟《千字文》，讀那時候，在讀完《百家姓》，我父親買了一本《百家姓》，那時候《百家姓》有氣之地來練習，我母親買的是那本那起，那小這兒說那本那起，那本又買了一個那起，這本那起說的是小學課本。小學時，一年級讀的那本第一課是「天亮了」，我記得，學校老師說那本那起說：「年級那課，我讀了，那課，那中有段，『這兒那兒，』那起說，『那起那起那起……』這詩那起，我現在都記得，之後又發現父親那起那

乾坤詩刊 07

期刊名 乾坤詩刊

作者 紫鵑

篇名 (親近大師·人物專訪)系列七

出版年 2007/1/1